

## 「小说精读」林斤澜：《头像》

作者 | 林斤澜 赏析 | 徐建华

### 【编者寄语】

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，举凡文艺方面有大成就者，必要陶然忘我，沉潜其中，板凳要坐十年冷，甚至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与喧嚣为敌，与名利绝缘。林斤澜笔下的梅大厦，俨然这样一位“矢志于道”的艺术“狂人”。

家徒四壁，湮没无闻，但他安贫乐道，沉浸在艺术的象牙塔里，乐以忘忧，曾不知老之将至。

他海纳百川，转益多师，兼收并蓄，博采众长，继承民族传统，吸纳现代主义。

他像一棵深思的老树，树老根弥壮。皓首不改拿云心，他永远有一双年轻的手。

林斤澜笔下的《头像》，灵活运用多种手法，刻画了一位为艺术而甘为“苦行僧”的梅大厦形象，使人读其文，愈发想见其人。

### 【文本研读】

头像	
<p>画家老麦气色红润，为人圆通，又走好运，同行拿“脉通”来开玩笑，老麦索性拿“麦通”当了笔名。（寥寥几笔，展现人物初印象，生活和顺，圆通随和。）</p>	
<p>这天他从人民礼堂出来（“人民礼堂”，无意中透出社会环境），手提包里装着刚得的奖品。他骑上车，美滋滋地回味着……</p>	
<p>老麦的确好运道，十年浩劫没有伤着元气，眼下又青云直上。前年画了张武斗场面，闯了“禁区”，热辣辣得了奖。去年评奖说要点叫人愉快的，他就画了张五只小猫，像小孩子那样互相抓挠着，鲜活极了。今年得奖的是“夜行军”：一个十几岁的女兵，军帽下边戳着两根辫子，背一把二胡。革命传统教育、军事题材，一下子名列前茅……（插叙老麦的好运道，与下文梅大厦的寂然无名构成鲜明对比；同时第三幅作品《女兵》，与梅大厦雕塑作品相同，但两者境遇判若天壤，引发深思。）</p>	<p>1——3段，写老麦得奖，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不禁回忆起这些年在艺术创作上好运连连，引出下文好友梅大厦的落魄。</p>
<p>怎么拐到胡同里了？呀，梅大厦！十分熟悉又经常想不到的名字跳了出来。再拐两个弯不就到梅大厦家了吗？这位姓梅的跟老麦是老同学，学的是雕塑。三年了，老麦忙于来信，来访，来约稿（不经意间也表现了老麦成名后的忙碌，也暗示老麦忙于应酬，无暇沉潜，艺术生命自会枯竭）；梅大厦却连逢年过节都没露过面。他在干什么？美术界不大听说他的名字了。（古人云“穷而后工”，艺术亦然，“美术界不大听说他的名字了”，既是梅大厦“声震人间”前的“长久缄默”，也是他闭门谢客、沉潜创作使然。）老麦把车推进一个没有门扇的门洞，叫道：“梅大厦！”就听见屋里叫：“吃饭没有？正好，给你下挂面。”三年不见，劈头还是三十年前穷学生的口吻。（有一石三鸟之功：一是未见</p>	

<p>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写人深得《红楼梦》中刻画王熙凤之妙；二是一问一答，也可见两人交情之深；三是“下挂面”也可见大厦生活清苦窘迫。）</p>	
<p>老麦进里屋坐下——只有里屋才有凳子。除了角落的单人床，屋里全是架子，架子上全是雕塑。梅大厦头发花白、乱蓬蓬的，细眼睛挂红丝，小个子还驼点儿腰。只有两只手肌肉鼓胀，是灵活的年轻的手。（既是卧室，又是工作室，通过家徒四壁的室内环境，以及肖像描写，这样正侧结合，刻画出一位不修边幅、沉潜雕塑的艺术家形象；同时刻画人物时，善于抓住人物特征，打造人物“名片”——一般名家善于“画眼睛”，但作者聚焦于他灵活的年轻的手，颇有深意。）</p>	
<p>趁这年轻的手专心地下挂面，老麦把架子浏览一番。书架上摆的全是陶瓷，有的古色古香，有的土里土气。造型、使釉、神态，都着力继承民族传统（作者顺势点出梅大厦的艺术创作之道——继承民族传统）。临时随手钉起来的架子上，全是木雕人物，有的还是半成品，看来都是近作了……老麦通那只有行家才有的，安安闲闲坐在那里挑剔的眼光，渐渐地不安起来了。（以老麦内心的不安，侧面烘托如今梅大厦创作已非吴下阿蒙，而自己早已止步。）这些木雕不是从庙堂、寺院、坟墓的雕塑里来的吗？不是从民间的泥娃娃、面人儿脱胎出来的吗？可是又不一样，是吸收了外国现代方法的呀！这么个杂院的破屋，这个老泥瓦匠般的老同学、老光棍，有探索，有创造……（从老麦视角，来评价大厦的艺术创作，兼收并蓄，博采众长，俨然集大成者。）</p>	<p>4——6 段写老麦与梅大厦久违初见，通过老麦视角写大厦简单清苦生活境况及勃发的艺术创作状态。</p>
<p>老麦看见书架顶板上撂着一个女兵，辫槌子，身背二胡，军帽上肩膀上落了不薄的尘土……这个烧瓷女兵是三年前见过的，和自己的画稿有没有关系呢？倒也难说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这个女兵是一般化的，自己画的那个有个性，有人物的心灵（老麦的自信，也顺便交代昔日大厦艺术造诣不如自己，反衬今日两人高下立判，不可同日而语。）……老麦吃着面，斟酌着说：“得有个人照顾了！”“我没有时间。要命的是，我那几年只做了几件，你看——”（对十年浩劫，艺术生命被耽误的痛惜之情。）梅大厦指一下那个一身尘土、背着二胡的女兵，“现在看都懒得看一眼，这么不经看。”老麦心里一沉，但又平和地说：“你这个女兵是一般化了些。”</p>	
<p>梅大厦走到货架前，年轻的手倏地转到一块淡绿的玉石上。“漂亮吧？从人家废料堆里捡的，我小心极了，耐心极了，慢慢磨出来的。你看，春天了，叫太阳晒化了，摊在淡绿的水面上，身底下的颜色，是水……”老麦这才领悟，这是一只白天鹅。（以老麦的“愚钝”，反衬如今大厦创作的神妙。）长长的脖子弯弯地贴在背上，是刷洗羽毛？是刚从梦中苏醒？是尽情享受大地春回？……不觉叹道：“可惜，这些东西眼前是无名无利。”“管那个做什么。”梅大厦两手一拍，劳动布的工作服飞起粉尘。“现在是我一生工作最好的时候。思想上自由，生活上自由，艺术上我觉得看得见自由王国了。”（透出时代气息，文革结</p>	

<p>束后，思想自由，艺术家们遇见了创作的春天。)梅大厦细小挂红丝的眼睛，闪着一种不那么正常的光芒。老麦暗想：这样的光芒自己是没的，不，是自己欠缺的。(老麦反思、自省自己的差距。)</p>	
<p>梅大厦的手往钉起来的架子上排排黄杨木人物那里扫过去，好像一个将军指点他的士兵。老麦的眼睛顺着他的手，停在了一个不大的<b>头像</b>上。(层层铺垫之后，“头像”千呼万唤始出来。)</p>	
<p>这是一块黄杨树顶，留着原树皮，只上尖下圆地开出一张脸来。原树皮就像头发，脸是少妇型的长脸。老麦立刻看出来，那比例是不写实的。头发下边露出来的尖尖脑门，占全脸的三分之一。弯弯的眉毛，从眉毛到下边的眼睛，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。我的天，这么长这么长的眼皮呀。眼睛是半闭的。这以下是写实的端正的鼻子，写实的紧闭的嘴唇。这是一个沉思的面容。没有这样的脑门和这样长长的眼皮，仿佛思索盘旋不开。森林里常有苍老的大树，重重叠叠的枝叶挂下来，伞盖一般笼罩下来，老树笼罩在沉思之中。(不惜笔墨描摹大厦的木雕，是因为这是大厦的代表作，他新近创作的少妇木雕头像，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，大胆创新，不是写实的，而是变形的。) <b>这个少妇头像，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。</b>(比喻贴切，不仅以物喻物，而且以物喻人，大厦又何尝不是一棵沉思的老树，沉潜创作，枯木逢春，像少妇一样生机勃勃。)</p>	
<p>老麦再看看那些陶瓷，那些玉石，更加明白老同学在着力民族传统之后，追求现代表现之后，探索着一个新的境界。(小说一般“让人物自己说话”，但在此，作者禁不止走到前台，议论点睛，揭示主题，评价大厦的创作成就。)他感叹：“三年不见，你的进展很快呀！”梅大厦细小挂红丝的眼睛里，射出了光亮。“就是要做，赶紧做，现在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候。”梅大厦年轻的手，抓着花白衰老的头发，扯了两扯。</p>	<p>7——10段，通过老麦视角观照梅大厦的几件作品——从毫无个性的模仿之作《女兵》，到充满想象力的玉雕白天鹅，到扛鼎之作木雕《头像》，到陶瓷玉石，表现大厦在艺术上的不断反思和精进，表现大厦在艺术上的“蝶变”。</p>
<p>老麦坐不住了，心思活跃，想为梅大厦另找一处房子，想请一些专家来，想组织一个像样的展览会……(想玉成好友好事，成人之美，也足见老麦的热心。)</p>	
<p>老麦骑上车，为自己的发现和将要实现的计划兴奋起来，胡同里，他把铃铛打得山响。(颇有诗词中以景结情的意味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，唯有寄予打得山响的铃铛。)</p>	<p>12——13段，照应开头，写老麦。</p>
<p>(选自《北京文学》1981年第7期，有删改)</p>	

## 【知识建构】

### 小说中刻画人物常见的手法：

小说中刻画人物形象，大体分为两大方面，一是正面刻画，二是侧面烘托。正面描写主要有肖像(含外貌、服饰)描写、行为(动作)描写、语言描写、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；侧面烘托，即不直接刻画人物或主人公，而是通过其他的侧面来表现。具体说来，有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衬托，衬托又包括正衬和反衬；有物象的映衬；有用他人的评价、感受来烘托，有环境的烘托。

本文堪为刻画人物的大观园，各种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综合、灵活使用。如正面描写，有对老麦、大厦的肖像描写，对大厦的手的细节描写；又如“沉思的老树”对大厦的映衬作用，以物喻人；又如文中多次出现的老麦的心理活动，烘托大厦的创作今非昔比；另外如老麦的忙于应酬，反衬大厦的沉潜创作。

### 【试题解析】

1. 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，错误的一项是（ ）
- A. 小说写了老麦和梅大厦之间的故事，情节并不复杂，但善于捕捉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，文笔细腻而深刻。
- B. 同行拿“脉通”开老麦的玩笑，老麦索性拿“麦通”作笔名，表现出老麦不拘小节、圆通随和的性格。
- C. 小说细节描写细腻传神，梅大厦蓬勃的艺术创造力就是通过他那双年轻灵活、肌肉鼓胀的手表现出来的。
- D. 文章语言描写传达出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，如“我没有时间。要命的是，我那几年只做了几件，你看——”，表现了大厦对自己先前虚度光阴的懊悔之情。

答案：D，“对自己先前虚度光阴的懊悔之情”错误，应是对十年浩劫，艺术生命被耽误的痛惜之情。

解析：本题考查赏析小说语言，具体说来是赏析人物语言传达出人物怎样心理和情感。结合“十年浩劫”的历史背景，以及大厦沉潜创作的状态，不难发现“虚度光阴”不合情理。

2. 小说中的梅大厦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请简要分析。（6分）

答案：①热爱艺术，造诣精深；②勤奋探索，不断创新；③安于贫困，淡泊名利。（每点2分，意思对即可）

解析：本题考查概括并分析人物形象。一般浏览全文，梳理情节，在此基础上准确概括，然后适当整合为几个方面。还可结合刻画人物的常见手法来分析。

3. 小说第三段写了老麦的“好运道”，有什么作用？（6分）

答案：①补充叙事，深入介绍老麦其人；②设置伏笔，为下文情节展开作铺垫；③深化主题，与梅大厦的艺术追求形成对比，引人深思。④避免平铺直叙，设置悬念。（每点2分，意思对即可）

解析：本题考查文中段落或某一内容在全文中的作用。需要化繁为简，大体遵循小说“万能公式”来具体分析，即从5个方面来具体切入：情节结构、刻画人物、描写环境、表现主题、读者感受等5各方面具体分析。

### 【反馈检测】

文章标题是《头像》，《头像》是梅大厦的代表作，但为何前面大量篇幅写老麦？有何作用？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
（本篇解析老师：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徐建华）

### 【相关链接】

艺术之道不避雕琢  
——读林斤澜《头像》有感  
刘庆邦

在林斤澜老师生前和身后，我至少写过两三篇关于他的文章。那些不算短的文章，多是记述我对林老的印象，极少谈及他的具体作品。文坛公认，林斤澜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道行很深，作品比较难懂。我之所以不敢谈他的作品，是有畏难情绪，担心说不到点子上，被人笑话了去。

《北京文学》创刊70周年之际，2020年开设了一个回顾和纪念性的栏目，要把在该刊发表的经典性作品重温一下。既然是重温经典，林斤澜的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的《头像》光彩

依旧，当然赫然在列。每篇重发的作品后面须配一则短评，《北京文学》把为《头像》写短评的任务交给了我。出于对林老的一贯尊重，也是感谢《北京文学》对我的信任，这个任务万万不可推辞。好吧，我来写一下试试。至于能不能说到点子上，我只能以我之心，贴着林老的心，尽量加以理解。

这篇《头像》，并不是很难懂。我准备的是读三到四遍，结果只读了两遍，就自觉懂得差不多了。《头像》发表于1981年《北京文学》第7期。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，刘恒主编的《北京短篇小说名作60年60篇》（上下卷），收录了这篇小说。作为副主编之一的评论家孟繁华先生，在书的序言中特意提到了《头像》，并引用了一段林斤澜对黄杨木雕刀刀见功的刻画。他言道：“与汪曾祺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是林斤澜先生，他的《头像》在当时也是振聋发聩之作。在1981年林先生就有这样的笔法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”繁华先生对《头像》的评论如此之高，连“观止”都用上了，恐怕不能再高了吧。然而我由衷赞同繁华兄的评价，觉得他说出了我也想说的话。的确，在将近四十年前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些后来的写作者，还不知道怎样写短篇小说，还在“点灯熬油”地苦苦摸索，是“文革”前就已成名、功力深厚的林老，通过《头像》，及时为我们作出了示范，并树立了标高很高的标杆。重读这篇小说，我仿佛听见林老像当年那样微笑着对我们说：写短篇小说没什么，写着写着就会了。

《头像》篇幅不长，我数了一下，大约七八千字的样子。但作品简单而丰富，体小而博大，诗意而深刻，纸短而情长，是真正经典意义上的短篇小说。那么，这篇小说究竟高在哪里呢？我想来想去，用一句话概括，是其上升到了一种“道”的层面。当我们的小说还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，上不了“道儿”时，林老已超然高蹈，写得头头是“道”。天有天道，地有地道，人有人道，世界万物，各有其道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在我看来，林斤澜老师的这篇小说至少载有短篇小说之道、艺术之道和为人之道。

先说短篇小说之道。小说写一位叫老麦的画家，在“十年浩劫”之后，顺风顺水，青云直上，连续三年获奖。这天下午，老麦在人民礼堂参加了美术界第三次颁奖典礼，领取了奖状、奖金，还有画册、速写本等奖品，把备用的手提包装得鼓鼓的。领奖那一刻，带响的和不带响的镜头对准着他来，闪光灯乱闪一气，那是相当的风光和热闹。傍晚散场，老麦骑车拐进马驹胡同时，偶尔想起学生时代的好哥们儿梅大厦。梅是学雕塑的，几年来，梅沉寂得无声无息，像失踪了一样，他三年都没见过梅大厦了。获奖兴奋之余，他决定顺便去看看住在“马驹尾巴胡同后坑”的老朋友。老麦如愿见到了久违的、待在原地的梅大厦，小说的画面如画轴一样徐徐展开。小说中的人物只有三个：老麦、梅大厦，再加上一个老太太。场景也只是有三处，一处是梅大厦的工作室兼卧室，一处是老太太住的小屋，还有就是乱七八糟的大杂院。人物少，人物关系也不复杂、不密切，几乎是疏离状态，这样的小说是很难写的。场景单调、局促，没有什么流动的风景可供转换，无法增添额外的色彩。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很短，前前后后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。对一般作者来说，这样的小说是难以想象的。可林斤澜就是敢于把自己逼到墙角，勇于知难而进，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。一开始，我也有些替林斤澜发愁，怎样才能把这个搞雕塑的梅大厦写活、写立体呢？既写出思想的深度，又写出历史的厚度，塑造好这个人物呢？读着读着，我就释然了。林斤澜以梅大厦的婚姻生活为线索，举重若轻地就写出了梅大厦人生的前半生。老麦夫妇曾为梅大厦介绍过两次对象，都没有成功。第一次介绍的是一位女诗人，女诗人似乎没看上梅大厦。第二次介绍的是一位成了寡妇的中学女教师，走到约会的楼门口，梅大厦看到附近的玉石厂扔的下脚料，觉得可以用作雕塑艺术品的材料，一时有些着迷，竟然记错了门牌号。真正与梅大厦构成婚姻关系的，是一位跟梅大厦同在特种工艺厂工作的白胖白胖的女工。女工要跟梅大厦学艺，要给师傅洗衣服，抓着衣服就掏兜，有回掏着了存折，说师傅你真逗，挣钱不花，老了白搭。于是向梅大厦发起了进攻，成了梅大厦的妻子。梅大厦遂有了一段幸福生活。接着“文革”开始，梅大厦因走了“白专道路”，被弄走“全托”了半年。等他回到家里，两间屋子里的家具被搬得溜光，白胖女人也不知和谁“串联”去了。老麦见梅大厦孤身一人，屋里冷冷清清，还靠煮挂面维持生活，十分清苦，第三次提出给梅大厦介绍一个对象。梅大厦连说了三个不用，说他“没有时间”。那么他的剩下的不多时间，要用到哪里去呢？都要贯注在艺术创造上。婚姻是人生的一个穴，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穴，林斤澜点到了这个穴道，以点带面，就把整篇小说盘活了。

再说艺术之道。这篇《头像》看似写故事，写人物，写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，内里通篇的主旨却是在写艺术创造之道。林斤澜通过小说启示人们，艺术创造的大道是这样的。不仅雕塑

是这样的，世界上所有艺术之道都是如此。这些道体现在梅大厦的身上，是甘于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；是不跟风，不赶潮流，坚持独立思考 and 自由创造；还是不断学习、借鉴和创新。与老麦对比，在老麦忙于应付来信、来访、来约稿之际，梅大厦从不露面，美术界听不见他的名字。老麦在梅大厦简陋的小屋里看到，外屋的窗下，有个煤气炉。里屋靠里角落里，有张木板单人床，白床单黄不搭拉的。只有这一炉一床，才表明还住着个人。梅大厦本人，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，细眼睛挂红丝，小个子还有点儿驼腰。他就像一个不起眼的泥瓦匠，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，往哪儿一拍，都少不了粉尘飞扬。除此以外，屋里全是木头架子，架子上摆满了雕塑作品。那些作品有陶瓷的、玉石的、石头的，还有黄杨木、楠木的等。所有作品都是出自梅大厦的手。他的手与众不同，那是一双“皮肤紧绷，肌肉鼓胀，伸缩灵活的年轻的手啊”。梅大厦用手抚摸着这几年创作的作品，一一为老麦介绍。作品中有振翅欲飞的雄鹰，有静静的白天鹅，还有的一时看不分明是什么。梅大厦介绍到每一件作品，都有些爱不释手，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。梅大厦的艺术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也曾有过跟风的教训。有一个架子顶部，放着一件“一身尘土、背着二胡的女兵”的陶瓷作品，梅大厦认为那是他最糟糕的作品，“现在看都懒得看一眼，这么不经看。”梅大厦得出的体会是：“想搞艺术，就不要想好命运。”在老麦去看望梅大厦的时候，梅大厦认为，不管是创作环境，还是创作状态，都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候，“思想上自由，生活上自由，艺术上我觉着看得见自由王国了。”别看梅大厦过的是寂寞的生活，但他在创作上敞开胸怀，兼收并蓄，一点儿都不保守。他新近创作的少妇木雕头像，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，大胆创新，是他最得意的作品。作品不是写实的，是变形的。头像脑门长，眼皮也长，从眉毛到下面的眼睛，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。这是一个眼睛半闭、嘴唇紧闭的深思的面容，有了长长的脑门和长长的眼皮，思索似乎才可以尽情盘旋。林斤澜写道：“森林里常有苍老的大树，重重叠叠的枝叶挂下来，伞盖一般笼罩下来，老树笼罩在沉思之中。这个少妇头像，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。”这是小说的点睛之笔。

第三是为人之道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首先是做人。为人之道，当是艺术之道的基础。如果连人都做不好，何谈艺术之道呢！在这篇小说里，梅大厦的为人之道主要体现在他善待老太太上。上岁数的老太太和他住隔壁，那壁不是砖墙，是编在一起的高粱秆上抹一层泥。虽是隔壁，却一点儿都不隔音，他这边做雕刻时一敲打，那边打春节犯了心口疼的老太太心口就震一下。为了避免母亲一样的老太太心口疼，他只好把做雕刻的事停下了，从春节到现在，他使劲忍着，再没有做一件作品。其实老太太对他的雕刻行为一点儿都不理解，以为他是想女人想疯了，才在夜里不睡觉，做些石头人、木头人代替女人。出于对梅大厦心疼和爱护，老太太不想让梅大厦做那些东西。这样一来，老太太的误解就和梅大厦的艺术创造产生了矛盾。矛盾当前，梅大厦的选择，是宁可暂停艺术创造，也要保重老太太的身体健康。任何艺术创造，说到底，不都是为了人好嘛，不是为了人类好嘛！

最后再说几句关于雕琢的话。有人说林斤澜的小说过于雕琢了，那么他就写了一篇以雕琢为题材的小说，用小说表明，雕琢有时是必要的，也是艺术之道。做木雕，不精雕细刻能行吗？玉不琢不成器，做玉器不反复琢磨也是不行的。